

走出青青山

廖宗亮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屈呀。妻说，你这样会记挂
么，一则看看父母，二则散散

晚，翌日清晨又和妻去爬山。

午前，一次正值午夜，陡起狂风

栏而上，骤然一声炸雷滚下地来

折表山。山现成峭壁之势，亦无

马、牛、马、牛，都来得平安，显

显得急奔，突地停下，就在那里

山下时，天色已暗，山色已

山下一团昏黑，山色已

山下一团昏黑，山色已

山下一团昏黑，山色已

山下一团昏黑，山色已

山下一团昏黑，山色已

山下一团昏黑，山色已

山下一团昏黑，山色已

山下一团昏黑，山色已

山下一团昏黑，山色已

山下一团昏黑，山色已

山下一团昏黑，山色已

山下一团昏黑，山色已

山下一团昏黑，山色已

山下一团昏黑，山色已

山下一团昏黑，山色已

山下一团昏黑，山色已

山下一团昏黑，山色已

山下一团昏黑，山色已

走出青青山

廖宗亮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出青青山/廖宗亮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 10
ISBN 7-5034-1051-5

I. 走… II. 廖…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279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湖南省汨罗市印刷厂

开 本: 1/32 850×1168

印 张: 6.375 字数: 138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插页: 4

版 次: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6.8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走出惠女山

廖宗庆

美哈日子，心总问着。喜问甚故：
单位的？家里的？抑或名利场上

的？我也说不清。不
时紧几处问心，
发了几声短吁。喜说，你这样下

去会问出病来的，明天随我回去去，
一则劝告父母，二则散心。我抱病

理，便答应了。翌月
在家宿了一晚，第三五清晨又和

喜去爬山。山名牛开山。村事好多年
来，一次正值年夜，陡起狂风暴雨。

村里一半受惊破栏而出。突然一声如
雷滚下地来，牛坠而化石，山遂渐出

作者手迹

序

韩少功

与廖宗亮有好些年没见面了。最近接到他的信，很高兴为他这一本作品集写序。

我翻阅他的部分书稿清样，发现其中有一篇竟是写我的，写某年寒冬我曾经为他新生的孩子取名。我十分吃惊，因为对这件事似无印象，怎么也想不起他笔下那一路的冰渣子。

我能够记得廖宗亮黑黑脸庞上的笑容，记得他当年纯厚的惊讶或焦急之貌。当然还记得我们曾一起渡过汨罗江，沿着堤岸看草地上的牛和飞鸟，坐在他乡村小学的操场里看星斗与流萤，凑在他昏黄的油灯下推敲诗歌和剧本……问题是，宗亮是否还能记得起这些情景？是不是他也会对江边的某一头牛怎么也想不起来？

人的记忆是很不可靠的。我们的往事总是在遗忘中沉埋和流散，总是被时间慢性谋杀，于是身后常常只留下一片空白。贵贱沉浮，冷暖忧乐，在这一片空白中当然已经都无从区别，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毫无意义。如果事情就是这样，那么一种向身后无限倾泄着空白的人生，与猪狗的状态，与疯傻者的状态，其实并无二致。这种丧失记忆的状态如果不产生精神迷失乃至神经错乱，倒会是生理学上的一件咄咄怪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写作是对遗忘的抗争，是对往事的救赎，甚至

是一种取消时间的胆大妄为——让难忘的一切转化为稿纸上的现时性事件，甚至在未来的书架上与我们一次次重逢。只有在这一过程中，人性才能够获得记忆的烛照，才能够获得文明史的守护和引导。

宗亮在写作中珍藏、清理以及复活着他的记忆：关于阴暗岁月里铭心的耻辱，关于清贫日子里访友的欢欣，关于沉醉高山流水时的物我两忘，关于观察一虫一草时的偶有所思……毫无疑问，他的笔迹实际上是在珍藏、清理以及复活着自己的道德立场和审美趣味，是在艰难然而小心地编织着自己的精神世界，让自己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世俗现实中再次寻求和确证人生的意义之光。在这里，我不能说他的第一本集子已经完成了这一点，也不能说他在体验、知识以及写作技能等方面的局限不再构成他的障碍；恰恰相反，每一个写作者都面临着漫漫长途，作为业余作家的廖宗亮当然更是这样。但写作并不是一种给历史增添丰碑的文物预制活动，甚至也不是一种意在赢得喝彩的竞技表演活动，从最本质的层面来说，写作是个人与自己的对话，是对自己记忆的咀嚼和消化从而养育自己的未来，与他人或者后人并无什么关系。

这本集子是一把闪光的记忆碎片，属于宗亮自己。作为远方的朋友，我被他的记忆所打动，也为他记忆的富有而深感欣慰。

1999年6月于海口

目 录

序	韩少功
---------	-----

感悟篇

成熟	(1)
走出青青山	(3)
玉池山觅春	(7)
猫鱼志趣	(11)
夜游洞庭读青螺	(14)
海南纪行	(17)
春天,到朋友家吃鱼	(22)
过把钓瘾	(25)
选角度	(28)
话平衡	(31)
老之将至	(35)

人物篇

弥留之际	(39)
案有图书我不贫	(46)
康濯故乡行	(49)
如果他留下遗嘱	(53)

凤兮其人	(58)
聚会	(61)
纪念	(65)
书记身上的 T 恤衫	(69)
吉叔	(73)

怀旧篇

母校遐思	(79)
悠悠慈母情	(83)
忆少功为我儿女取名	(86)
新市街的码头	(89)
信念	(94)
手表	(97)
字典	(100)
凝聚	(103)
戒烟琐忆	(107)
感谢耻辱	(110)
一桥千秋梦	(114)
家乡的年饭肉	(118)
古寺酒记	(121)
好竹连山觉笋香	(124)
泥鳅儿溜溜	(127)
郁郁乎生姜	(130)
齐云塔	(133)
京街学校小记	(137)
荷韵悠悠	(142)

外婆的“打包”.....	(143)
--------------	-------

随想篇

徐渭“怪联”新解.....	(147)
---------------	-------

体验生活的再认识

——兼谈甘征文的《八品官》.....	(149)
--------------------	-------

现代杞人亦忧天.....	(157)
--------------	-------

谈谈心理调节.....	(159)
-------------	-------

被宰和牵着被宰.....	(162)
--------------	-------

“顾此失彼”小议.....	(164)
---------------	-------

“顾此失彼”再议.....	(166)
---------------	-------

山野里吹来清新的风

——读胡锡龙的《村夫野语》.....	(168)
--------------------	-------

家事糊涂些,如何	(171)
----------------	-------

人生得意常怀忧.....	(174)
--------------	-------

诗词千古事.....	(178)
------------	-------

雪泥鸿爪悟人生

——廖宗亮散文创作散论.....	何发涛(182)
------------------	----------

出自幽谷.....	曾维纲(185)
-----------	----------

生活,等等我(后记)	(188)
------------------	-------

成 熟

一个人随着年龄增长，见识增加，经验丰富，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一言以蔽之：成熟了。这自然是不错的。然而，对于所有的成熟都一味地推崇也未必妥帖。正同于满垅黄橙橙的庄稼，成熟的不一定全是嘉禾，也有稗子和莠草。

我的这种感想是由今天发生的一件小事引发的。

中午下班，我领取了工资。回得家来，五岁的小浩扬着小手叫我抱。我便顺手牵了他走进里屋，

把钱放进柜子里。恰巧这时门外走进一个人，是我下放过的那个队上的保三爹。我问他可有什么事，他说是买了四只猪崽子，差50元钱，想找我借用一两天，到时亲自送来。我想，这钱借了还不是肉骨头打狗，有去无回，便双手一摊，说：“真不凑巧，没发工资。”我怕他不信，又翻出口兜给他看。他转身便走。谁知小浩拖住了他，嚷着：“爷爷，你别走。爸爸才拿回了一擦钱，放在柜里。”

儿子这一“检举”弄得我啼笑皆非。我并没有惊慌失措，随即双手拍下两股，装出个突然记起的样子说：“哦，对，小浩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刚才我一个朋友拿了500元钱来买电视机，不巧营业员下了班。他把钱交给我，叫我下午帮他买。借给你也可以，只是下午……嘿嘿，嘿嘿。”

保三爹一听连连摆手，讷讷地说：“这、这钱我不能借。人家买东西，我也是买东西，我不能误了人家的事。”说罢便走了。

就这样，既没借走钱，又没得罪人，两全其美。我不禁欣赏自己巧于应付。

晚上，我早忘了那事，跟往日一样打开电视机。突然儿子拉着我的手问：“爸爸，你说有个叔叔来买电视机的，怎么还没来呀？”这下问得我满脸绯红，十分尴尬，许久答不上话来。中午的事情全都闪电似地显现于脑中。我细细地反省当时表现出的“成熟”，不禁有些悚然——如此“成熟”不正违背了真正的为人之道么？

1986年1月

走出青青山

前些日子，心老闷着。妻问其故：单位的事？家里的事？抑或名利场上的事？我也说不清。不时喝几盅闷酒，发几声短吁。妻说，你这样会闷出病来的，明天随我回乡下去，一则看看父母，二则散散闷。我想有理，便答应了。

在家宿了一晚，翌日清晨又和妻去爬山。山名牛形山。相传好多年前，一次正值午夜，陡起狂风暴雨。村里一牛受惊破栏而出。突然一声炸雷滚下地来，牛殪而化石，后逐渐成山。山既无峻峭之

势，亦无嶙峋之险；一沟，一梁，一凸，一凹，都来得平常，显得自然，就像那牛奋蹄急奔，突地停下凝固在那里。

我们到山下时，曙色正浓，从山腰到山顶全挂着浑浑噩噩的雾，一团卷一团的，象扯不开的棉絮。爬山了。山路很窄，铺满了长年累月从山里冲洗下来的沙子和卵石。沙子被两边伸过来的茅草盖着，只有卵石顽强地裸露出来给人以路的启示。踏着这样的山路，我们一步一步往上爬。

满山长着一色的矮个子松树。也不知是山土贫瘠树从小缺少营养，抑或山势坎坷树长期不能自在生长，每棵树生得都不利索，或树身扭曲如绳索，或枝杆弯折似虬须，且枝杆相缠，针叶穿插，不细看，真分不清哪枝哪叶是哪棵树的。树之间生着各色灌木：荆、桅子、玫瑰。郁郁葱葱，密密匝匝。拨开灌木，全是萋萋的草，有的开始发黄，有的正勃勃生长。它们一如灌木覆树，亦将灌木的下半身遮得严严实实。

山上亦有树木花草未到之处，那里却横躺仄卧地停着参差不齐的石头。石亦各具形态，或立、或倚，或蹲，或卧，无拘无束，生得一任自在。且凸处凹处，深处浅处全被苔衣盖着，远看发黄，近看泛绿，以手抚之，茸茸的发软发腻。看着这些出奇出味的石头，我停住了，我为这些石头的奇异造型和极妙搭配惊诧了。这些石仿佛专为这山而生：何处有绿，石则避之；绿迹未到，石则生之。且生之亦恰到好处，此石有缺，彼石补之；一石跌宕，众石聚之，相辅相成，天衣无缝。沉吟良久，终于悟出这石、这树、这木、这草都是有灵性的，都是为了给这山以充实，以富态，以空濛，以奇异。

我正为这奇山奇石奇木奇树惊叹不已，妻子却叫苦不迭。原来越往山上爬，路越窄，草木越深。到山腰时，路竟没了，满

目都是树木花草，嶙峋奇石，令人无所适从。我们拣了块方石坐下来。这时，光亮亮的太阳正从树顶升了起来。雾团象被驱着，向四面八方遁去；到后来，仅有一丝半缕挂在树梢，就在我们不注意时，那一丝半缕也消失得无踪无影。没了雾，阳光无遮无拦直往身上照，令人周身躁动。妻子敞了领扣，直唤水喝，并起身寻路下山，我尾随其后。然左冲右突，眼前全是树呀，花呀，石呀，两个大活人囫囵被山给困住，觅不出路，终于喘着粗气又坐在了原来的石头上。

这下连我都有些急了。如果真的找不到出路就只能在山里露宿了。荒山僻岭，别说野禽野兽会来骚扰，就是夜晚的寒冷也抵御不住呀。妻子一旁急得不行，我屏声静气想着法子。突然，我的耳膜被一天籁般的声响震动了：流水声。“旁边有小溪！”我惊呼一声。“有小溪又怎样？”“书上讲，在山上迷了路，只要跟着溪流走就可以出山。”“那赶快找小溪。”

循声找去，终于在一边是树木花草，一边是石头青苔的地方找到了小溪。溪宽七八尺，齐小腿处深浅，清冽冽的。尤其是傍树木那边，映着绿树，浮着叶片，拖着靛蓝，愈发显得清澈幽静。小溪也不知从哪里流来，循着起起伏伏的山势，或跌宕，或平缓。跌宕处，哗哗有声；平缓处，铮铮作响。整个溪流就像一架博大的钢琴被人熟练地弹着。我们先是扒着石头缘小溪边试探地走着，到后来竟被清清冽冽的流水和铿铿锵锵的水响陶醉了，索性脱了鞋，卷了裤管，涉水前行。

小溪于层青迭翠之中几经曲折，几经盘桓，缓缓流着。那形状像被山困着意欲挣脱，又像恋着这山不忍离去，转了很久，很久，才从一蓬灌木丛中穿透过去，于茸茸石头上倾泻下来，流到了山根。

我们终于在小溪的帮助下走出了迷迷蒙蒙的山。我禁不住向小溪行起注目礼来。望着洋洋洒洒、坦坦荡荡向远方流去的小溪，我的眼睛豁亮了：想那小溪在山里转来转去，行得多难，多累，只有摆脱了山的困扰，石的阻拦，树的纠缠，草的羁绊，它才流得如此自在、这般潇洒。

1994 年 5 月



玉池山觅春

妻子撕下一页日历，告我：
“今日立夏。”

“今日立夏？”我惊愕了：夏天来了，岂不意味着春天归去？美好的春天怎么就这样不知不觉、不声不响地走了呢？惊愕之后是深深的惆怅。

在诗人的眼里，春天是上帝派来的美的使者。春雨润如酥，春风不寒面，春花独鲜妍，春江水拖蓝……总之，春天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而今天这美将随春而去，而远，怎能不令人惜之又惜呢？我把

这心情跟妻说了。妻说，看你这样，真的是春不在如天下苍生何了。既然如此，何不去玉池山把春找回呢。

玉池山位于湘北，是岳阳至长沙境内独一无二的名山。山之最高处名达摩岭。依岭而下，群山奔涌，迤逦东行，绵延七十八里。山里处处竹青树茂，四季鸟语花香，被人誉为藏春之地。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踏上了觅春的征途。行了几十里平路即渐渐进入玉池山区。车子开始“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路越来越陡，越来越窄，临窗俯瞰，就象一条蛇，才见它吃力地往山顶爬去，一下子又懒洋洋地跌落在谷里。山越来越近，有时象一个醉汉跌跌撞撞往你怀里倒来，有时又变幻为两个金刚大汉憋足劲对峙着。真个是“路盘层顶上，人在半空行”。普山上除了偶有一幢瓦房、半匝篱笆在远处静静地伏着，余下的全是梓树楠竹，苍翠一片。风从竹树头上走过，但见林涛推涌，且发出雷鸣般声响。谁打开车窗，山风乘隙而入。这风就象在水中浸透了几夜，吹在身上冷嗖嗖的。上车时，我穿着短袖衬衫，这时觉得手臂上有些鸡皮疙瘩在生了。我赶紧把夹衣穿上。“初来玉池山吧？”问话的是一位乡干部。“嗯。”“走亲戚？”“不，寻春。”“寻春？”乡干部打出一串“哈哈”，“到玉池山寻春，你算是找中了。”末了又补一句：“到梓木洞去吧，那里春意更浓。”

梓木洞于我并不陌生。史书载：清咸丰二年，当代名士郭嵩焘为避战乱曾举家迁往梓木洞居住，为此，引得左宗棠等一班名士重臣纷纷光顾于此。按照那位乡干部的指点，我下了车，进入一条林间小道。小道两旁全生着竹，粗如碗口，细如杯底。根根笔直青翠。竹之间虽不成排列队，然疏密相间。太阳当空照着，却不见大块日光，只有偶尔从疏竹处或枝叶间筛下